



THE GREAT GATSBY

1925

飘流的情侣

丹尼尔·斯蒂尔 / 著

张婷依 / 张永冠 / 译 岳平 / 校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美国文学经典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THE
GOLDEN
AGE

飘流的情侣

丹尼尔·斯蒂尔 / 著

张婷依 / 张永冠 / 译 岳平 / 校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美国文学经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流的情侣/(美)丹尼尔·斯蒂尔(Steel, D.)著;张婷依、
张永冠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7-80647-954-6

I. 飘... II. ①斯...②张...③张...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344 号

书 名:飘流的情侣
作 者:(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婷依、张永冠 译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875
字 数:24.5 万
版 次:2006 年 4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21.80 元
ISBN 7-80647-954-6/I·605

邮政编码:330008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当阳光透过落地长窗射进来时，屋里的每样东西都在闪着光。发亮的红木壁炉上雕有涂过油的玫瑰花饰和女性胸部。尽管几星期以来房间中央镶木长桌上整齐地堆放着许多珠宝，但被精心保养的桌子仍显得光亮，上面堆放着雕琢的玉石大银盘、花边桌布、二十四只华美的雕花水晶碗、三打多的专盛盐与胡椒粉的银瓶，还有十四座银烛台。这些婚礼的礼物像在等待着检阅。桌子远处有支钢笔和一本签名本，新娘如有时间会按本子给每一个捐赠者送去感谢。一个餐室女仆在为送到的日报除尘，男管家在查看银器，这里每样东西如同德雷斯科尔大厦一般明亮，富丽堂皇却使人拘束，富有而并不显露。前厅厚厚的天鹅绒落地花边窗帘正如房子四周的篱笆树和大门一样，挡住了好奇的眼睛，德雷斯科尔家族置身于一丛丛林之中。

主厅螺旋形楼梯上传来一声轻微却十分清晰的女人的声音。一个窄小臀部、修长双腿和瘦弱肩膀的年轻女人走进了前厅。她身着一件粉红色的缎子长裙，红发梳成一个髻，这样显得比她二十多岁的实际年龄要老气些。缎子长裙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但从她身上却找不到一丝温柔。她笔直地站在那儿，盯着满桌的礼物，视线慢慢地在一排排珠宝上移动，缓缓点头来到桌旁，那里有一串她写的名字：阿斯特、图特凡·坎普、斯特林、弗洛特、沃森、克罗克、托比。这些人都是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的、也是美国的精英。多么美妙的名字、人物和礼品。然而当她快步走到窗前朝



外看花园时，她没有显露出兴奋之情。自她孩提时起，这里的一切就毫无瑕疵：她钟爱着的祖母每年春天种植的郁金香。她很小就喜欢这个花园。她缓缓呼出一口气，想着那一天所有她该做的事，一边在她粉红色缎子后跟上轻轻擦动着，深蓝色的眼睛瞥了一眼满桌子的礼物。礼物极其精致，假如新娘去试试衣服，她将会满足……奥德丽·特雷斯科尔瞥了一眼自己的纤细的手腕和手腕上母亲留下的小巧玲珑的钻石手表，表带扣子上镶着一颗她喜爱的红宝石。

底层有两个餐厅女佣、一个男佣，楼上一个女佣正朝她们的卧室走去。地下室里有一个厨师、一个女佣、她的助手、两个花匠和一个汽车司机。雇佣着十个人总使奥德丽感到忙碌。但她已习惯了这一切。从夏威夷来这儿后，她管理这幢房子已有十四年了。父母去世时她正好十一岁，安娜贝尔只有七岁。当时她们除了这儿无处可去。她回想她们到达时的那个雾濛濛的早晨。因为害怕，安娜贝尔牢牢抓住她的手，一边大声抽泣着。祖父派来的管家把她俩带回到这里。一路上管家和安娜贝尔都晕了船，她却沒有。奥德丽从不晕船。她还照料了四年前得流感去世的老管家米勒太太，正是她教会了奥德丽如何管理这幢古老华丽的大厦，告诉她祖父的想法和期望。奥德丽学得很好，她使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和完美无缺。

当她赶到餐厅时，唯一的声响是长裙发出的摩擦声。她在空桌旁坐下。她每天在这里用餐，她的妹妹则在楼上享用着铺有上过浆的亚麻布盘子上盛着的精美早餐。

一个穿着灰色制服、配有白色围裙和帽子的女佣立即过来了。她怯怯地瞥了一眼这个年轻的女人，后者正挺身坐在那张位于桌子尽头的安妮女王式的椅子上。

“您要些什么，特雷斯特尔小姐？”



“今天我只想要些咖啡。谢谢你，玛丽。”

“好的，特雷斯特尔小姐。”奥德丽的眼睛就像蓝色玻璃，视线严肃。除了几个极了解她的人外，多数佣人都有点怕她。玛丽和奥德丽年龄相仿。她只晓得这样一个女人，坚韧的双手、顽强的毅力和隐约显露出来的惊人的幽默感，一切全都隐藏在那双蓝色眼睛后面——她是独一无二的——特雷斯科尔小姐——一个老处女。

人们都叫她老处女。她与美丽的安娜贝尔之间没有秘密可言。爱德华·特雷斯科尔总是这样无所顾忌地对别人说：安娜贝尔拥有天使般的淡黄色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她的脆弱的外表恰是30年代、20年代甚至前世纪的流行形象。奥德丽仍清晰地记得当她们的父母双双死于回家的路上后，她哼着歌怀抱那孩子的情景。她们的父亲一直就抵御不住探险的诱惑，母亲则到处跟随着他，否则，她的丈夫会因害怕而离开她。她甚至在最后一刻和他一同沉入海底。尸体的残骸至今未能找到，船从港口开出两天后就被风暴卷入了海底。被遗留在世上的两个女孩从此和她们的祖父相依为命。可怜的安娜贝尔看见她祖父就显得恐慌，十分恐慌，他的注视使奥德丽捉紧安娜贝尔的手指都发白了。回想起这些往事，奥德丽笑了，因为他也同样有些怕她们。

她从一个象牙把银器中倒了些咖啡。这只壶和别的珠宝原来都属于她们的父母，是她从夏威夷带回到这里。绝大多数东西是她的母亲从欧洲大陆上买来的，父亲不在意这些物品，他对游览世界各地和收集旅游中拍摄的照片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奥德丽仍然保留着这些照片并把它们存放在卧室的书架上。祖父则十分讨厌这些照片，因为这只会使他回想起他的爱子——他仅有的一个儿子——他一直叫儿子“傻瓜”。两个不该这样死去的人……还有两个硬



塞给他的孩子。以前他装作讨厌她俩带给他的种种不便，并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变得更能干些。他要安娜贝尔学会刺绣和缝纫，她确实做到了，但在奥德丽身上寄予的希望却完全落空了。奥德丽不喜欢缝纫、画画、园艺、烤面包中的任何一种。她对水彩画提不起一点儿兴趣，不写诗，不参加展览，甚至不看交响乐团的演出……然而，她对摄影兴趣浓厚，喜爱有关冒险和古老传奇的书。她去听愚蠢可笑的讲座，也经常去海边闭上眼睛吮吸淡淡的海水气息，一边想象着太平洋海水所能触及到的遥远的海岸。她在替他管理着一座宫殿，与佣人们的关系不错，每周为他整理一次书籍，并时刻提防有人从他那里骗走一个便士。在这个没人愿意为之服务的地方，她能做好任何事。这就是爱德华·特雷斯科尔的家。

“玛丽，茶好了吗？”不用看表，她就能知道现在是八点十五分。祖父随时会下楼。他每天像去上班一样穿戴整齐。他总是不和她说一句话，怒冲冲地看了奥德丽两三眼后，就开始饮茶读报，吃两个煎得很嫩的蛋，一片烤面包，喝一两杯英国茶，最后才向奥德丽问声早安。他每天的这种举动并没有吓着奥德丽，因为奥德丽不太在意他的存在。十二岁她已学会读报，而且一有机会就和他严肃地谈上一会儿。起初，他只觉得有意思，慢慢地他才发现她从报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能有条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俩在她十三岁生日之际发生了第一次政治方面的争论，结果她一星期不和他说话更使他感到欣喜。从此他就为她感到极其自豪。每天早晨读报也就成为她的一种享受。看完之后他俩总会谈上一会儿，而且她的话题一定会引起他的兴趣。无论何种题目，从国际政治到地方消息，甚至是朋友的聚会，到最后都可能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很少能达成



一致,这也就是安娜贝尔不和他们一起早餐的原因。

“是的,小姐,茶好了。”穿灰制服的女仆说这话时,就像大敌临前不得不作准备似的。一双擦得发亮的皮鞋走过一块波斯地毯,轻轻地跨进了大厅。爱德华使劲拉出椅子,飞快看了一眼奥德丽,然后开始翻看报纸。他示意佣人倒了茶后就小心地啜饮起来。而此时,奥德丽一双纤细修长的手也正拿着报纸。她太专注了,以至没有发觉夏天灼热的阳光正照在她的古铜色头发上。他趁她没注意时瞧了她一眼,并深深地被她的美丽所打动。她不注意打扮却愈发动人,而她的妹妹除了外貌以外不在意任何别的东西。

“早上好。”三十分钟后他才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精心修饰的白胡子却几乎没动一下。那双蓝色眼睛中闪烁着夏日光芒与他八十岁的年龄不太相称。女佣被这句话吓了一大跳,她也讨厌服侍他。只有奥德丽不受他的粗暴态度的干扰。她的表情和对她笑、吻她或呼唤她的名字时没什么两样。

从来就无法从祖父口中听到任何可爱的名字。事实上,除了他妻子,他从不叫任何人的名字。当他妻子在二十年前去世后,他用各种方式表现他的痛苦。他是一个高大漂亮、衣着得体的男人,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头白发,满嘴的胡须和厚实的肩膀。他的步履谨慎而踏实,手中握着一根银头乌木的手杖,和别人说话时打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奥德丽时也是这样。

“你恐怕是在读新闻吧。他们提到他,这些傻瓜。”他的声音回荡在细工镶木的餐厅,奥德丽的视线遇到了他的蓝色眼睛,这两双眼睛间隐藏着某种相似。

“我想你一定对这则消息感兴趣。”

“当然。”他大声说,“真该感谢上帝没有给他机会,胡



佛将再次当选。他们本应让史密斯代替那个白痴。”他在李普曼的专栏上读过有关芝加哥的民主党会议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奥德丽早就料想到他的反应。他无视现在正处于大萧条以来最糟的年头这一事实而坚决支持赫伯特·胡佛，他甚至拒绝承认目前的状况。尽管因饥饿而失业的人们遍布全国，他仍坚信胡佛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大萧条没有触及到他们，所以他无法揣摩大萧条的影响程度。

正是胡佛的政治观点使奥德丽决定投民主党的票。因此，她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提名而感到高兴。

“要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当选，你根本不必浪费时间如此看好他。”祖父愤愤地放下报纸。

“他会当选的，也应当是他。”她神情严肃，思考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处在何种状况，这种可怕的状况使她深感不安。她的祖父不愿谈及这个话题，否则等于暗示这是胡佛的错。她这次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因为她清楚地认识到她所说的和所能得到的反应。“你怎么能无视发生的一切？现在是一九三二年，就在民主党开会前，芝加哥的许多银行都破了产，我们整个国家失去了控制，街上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你怎么竟能撇开这些问题呢？”

“那不是他的错。”他砰地在桌上捶了一拳，流露出一不满的眼光。

“见鬼。”奥德丽十分激动并带着明显的嘲笑口气。

“奥德丽，别说粗话！”她没有向他道歉，因为她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他们相互极其了解，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她都将一如既往地爱他：

她笑着答复了他不善的眼光：“我敢和你打赌，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定当选。”



“胡说!”他仍固执己见地认为只有共和党才适合当政。

“我赌五美元。”

他眯起了眼睛:“不论我怎样努力,你的举止仍然像个卡车司机。”

奥德丽笑着站了起来,她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曾属于她母亲,都曾被她母亲经常擦洗。“今天干些什么,爷爷?”他如今已不再处理很多事了。他去看望朋友,去他的太平洋联合俱乐部吃午饭,然后回来小睡一会儿。他授勋于八十一岁那年。作为旧金山的第一流银行家,自从十年前退休后,除了与两个孙女(实际上很快就只剩一个了)共同生活外,他过得非常平静。他不会不注意安娜贝尔的美貌,就在两天前他刚刚向一个朋友承认了这一点,但他需要奥德丽的骨气和精神。奥德丽总是位于他和安娜贝尔之间,处处保护着她的小妹妹,使他永远无法和安娜贝尔交朋友。安娜贝尔是奥德丽从母亲手中接过来的一个婴儿,她从不让她受一点点的委屈,如今她正在为安娜贝尔准备一个豪华、隆重的婚礼。

祖父的视线回到奥德丽的脸上:“我到俱乐部去了,你大概也正准备和你妹妹去兰索霍夫挥霍我的钱吧。”他的伤心不是针对大萧条。他投资非常谨慎,因此大萧条对他来说只不过大洋中的一个涟漪。

“我要尽量多用。”奥德丽干巴巴地笑着。她很少为自己买东西,却替安娜贝尔添置了许多嫁妆。婚礼上有七个伴娘,奥德丽是主宾相。礼服用旧式的法国花边配以小粒珍珠,高耸的领子很适合安娜贝尔修长的脸庞,同样的花边和绢网制成的面纱披在她金黄色的头发上。奥德丽对这套礼服和面纱感到十分满意。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安娜



贝尔去试一次衣服。婚礼三星期后将在圣鲁克的圣公会举行。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急待处理。

“顺便提一下，哈考特来这儿吃晚饭。”鉴于他的健忘，她总是在早晨及时提醒他。如果晚餐时出现陌生的或是熟悉的面孔，他都可能大发雷霆。一旦提及他的这位孙女婿，他总是盯着她看，他很难想象奥德丽不妒忌。安娜贝尔只有二十一，奥德丽毕竟二十五岁了，而且以多数人的目光看，她不算美丽。她打扮朴素，头发全部梳在脑后，不涂胭脂的脸上略显苍白，褐色的睫毛上也看不到睫毛油。倘若能在丰满的嘴唇上抹些唇膏一定更漂亮，但她似乎不需要这些，也不在乎是否有男人献殷勤。过去几年里倒曾有过几个合适的，但都被她的祖父一一轰走了。奥德丽也不生气，因为他们都死板得令她厌烦。她理想中的男人应当像她父亲一般，具有冒险精神和热衷于漫游世界，她还未曾遇到这样的男人。哈考特也许是她妹妹的但绝不是她的理想丈夫。

“他可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的眼睛又像往常一样紧盯着她，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她的新想法，即使是她先认识哈考特并和他一起参加过一两次舞会，她仍很高兴哈考特能娶她的妹妹，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她不会对放弃哈考特感到惋惜和后悔。她知道他无法从安娜贝尔那儿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同时她也怀疑有谁能真正使他感到满足。在父亲拍摄的旧照片里，她得到了她喜欢的并想得到的东西。从照片上可以发现他俩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洞悉力，对古老神秘东西的渴望……“哈考特会成为安娜贝尔的好丈夫的。”祖父又一次用嘲笑的口气说道，也许他是想看看奥德丽的反应，因为他一直认为把哈考特让给安娜贝尔是她犯下的一个大错。他搞不懂她究竟在



想些什么，很少有人，其实根本无人能了解奥德丽的真正想法。她对此压根儿无所谓。她独自一人编织自己的梦想，但又不过分放纵思想。她该做的就是替祖父管好这个家。此刻她极力克制自己，但笑意仍从眼角渐渐扩散到整张脸上。玩笑的后面总能迷惑人，但她已经猜到了一些……实际上是……实际上……奥德丽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连祖父也弄不清她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她梦想步她文章后尘的那种狂热，完全不同于这个时代的妇女。她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宁死也不愿安定下来嫁给哈考特。

“为什么你认定他是个理想的丈夫呢？”她调皮地笑着说，“就因为他与你一样忠于共和党吗？”她取笑着逗引他。

祖父的眼睛变得暗淡了。他正想开口，身后响起了一阵叹息。身穿饰有乳白色花边的天蓝色丝绸裙子，肩披一头瀑布般长发的安娜贝尔正失望地望着比她足足高一头的奥德丽。她显得非常不安，手像小鸟一样不停地颤动。在奥德丽看来她永远是美丽的化身。她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像她姐姐，而且总是处处依赖着沉着能干的姐姐。

“你俩在这个时候谈论政治吗？”她用手遮住双眼，好像极度虚弱的样子。奥德丽被这个动作逗笑了。他们是出于喜爱而经常谈论政治，他们也喜欢这种能振奋人精神的争论。安娜贝尔厌烦政治，更厌烦他们的争辩。

“昨晚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上获得了提名。也许你想知道这件事。”安娜贝尔从不关心这些，奥德丽却认为她该知道。安娜贝尔听完后只是茫然地看着她的姐姐。

“为什么？”

“因为他击败了艾尔·史密斯和约翰·加德纳。”奥德丽实事求是地说道。安娜贝尔却极不耐烦地耍起了脾气。



“不，我是说为什么我该知道这样事呢？”

“因为这很重要。”奥德丽旁若无人地怒视着她。虽然几年前她已经知道无法使她改变，但她至今仍不能容忍她的无知。除了容貌和衣服，安娜贝尔不关心其他一切。“他也许会成为我国的下届总统，你应该多留心这种事。”她尽量使语气温和些，但总得有个限度。她希望安娜贝尔能多了解世界，而这个希望总是落空。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她俩之间的差别。有时连她们的祖父也难以相信这是一对亲姐妹。

“哈考特说政治会把女人变得粗俗不堪。”她摇晃着金黄色的卷发，发出挑战似的眼光。祖父被这一举动焕发的魅力深深吸引了。她无疑是个诱人漂亮的小精灵，极像她母亲……而奥德丽……奥德丽像他的儿子……祖父想到他深爱着的儿子……假如他不……现在想这些已毫无意义了……该诅咒的疯狂的地方……好多年来他一直游荡在从萨摩亚群岛到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他到底有什么成就呢？“你们并不适合早上谈论政治，”安娜贝尔又说道，“何况这也无助于消化。”

祖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奥德丽不得不转过脸才能收敛住笑容。当她再次转过身时，眼光正好落在安娜贝尔的身上，顿时她有一种拥抱她的冲动。祖父仍旧无动于衷。“我们晚饭时再见，还有哈考特。”他巧妙地退回到他的书房。比起前几年，他稍许有了点自己的嗜好。他骄傲而坚强，奥德丽觉得自己亏欠他很多，他需要自己替他管理房子。她有些轻视自己的妹妹，安娜贝尔顽固地不愿学一点儿治家之术。哈考特只要她保持美丽的容貌并且生活愉快就行，其余的一切不让她插手。他认为负担过多的责任会把女人变得俗不可耐，安娜贝尔也不考虑自己时刻给姐姐



带来的麻烦。奥德丽对这一切却毫不在意,更不为哈考特的论调所打动。

“别忘了今天你该去试礼服。”走出餐厅时她提醒安娜贝尔,书房门恰好在这时“砰”地发出一声巨响。奥德丽知道他进去后一定会抽上雪茄,独自坐一会,然后开车去太平洋联合俱乐部回忆旧日时光,拆看朋友的来信,构思回信的内容,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做。奥德丽却要为一个有五百人参加的婚礼作准备,一切全仰仗她。

“姐姐,今天我不想去市中心了,昨天下午太热了,我还有些头疼。”

“太糟了。临走前吃一片阿司匹林,离婚礼只有三星期了。昨天收到的礼物你查看过了吗?”奥德丽紧紧地拽住妹妹,硬把她推到前厅。桌子上的礼物每小时都在增加。

“哦,上帝……”安娜贝尔开始嘀咕起来。奥德丽摇摇她又说:“再把我写的感谢信过目一遍。”

“瞧瞧这么多可爱的礼物,你多幸运,别再抱怨什么了。”安娜贝尔比她姐姐更像她们的母亲。十四年来,奥德丽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关心,这种程度已经超出了母亲的关心。为了照顾妹妹,奥德丽在米尔附近上了大学。自从哈姆林小姐走后,安娜贝尔再没有上过学。因为奥德丽有头脑,安娜贝尔只有美貌,所以没有人希望她再深造。

“今天我一定得去吗?”她近乎哀求地看着奥德丽把自己硬拉上楼,强迫她穿戴好并写完半打的感谢信。同时,奥德丽自己也梳妆完毕。十点半一切都准备好了,祖父送给她俩配有司机的佩卡特车已等在门外。这是夏季中的一个好天,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空就像她们在夏威夷看到的一样蔚蓝。

“安娜贝尔,还记得夏威夷吗?”路上,奥德丽的这个问



题得到的回答只是摇摇头。这些记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消退了,并没有同她父亲的旧照片一样保存下来。对奥德丽来说,这些照片联系着往事,但是在安娜贝尔的脑中,它们不仅能引起一阵恐惧,而且意味着许多无聊、怪诞、可怖的国家,相反,这些又是奥德丽所向往的。每当看着这些照片,奥德丽几乎能感觉到遥远的中国和日本山川上的那种气息,穿着和服的人手推着小车,或者坐在小溪旁悠闲地钓鱼,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你,像是与你交谈……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时常捧着这些照片入睡,连做梦都仿佛置身于那些令人想往的地方……现在,即使只处于一个普通的环境中,她的照片也极具灵性。

“奥德丽!”车开到杰·玛格雷思店门口时,安娜贝尔叫了一声。奥德丽回过神朝她笑了笑。奥德丽很少走神,她总是十分忙碌,特别是在即将举行婚礼的这段时间里。“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奥德丽避开了她的目光。她刚才正在想父亲二十年摄于中国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开心地骑在一头小毛驴上。这是奥德丽特别钟爱的一帧。

安娜贝尔十分引人注目,奥德丽跟在她后面走进店堂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刚才在车里想到的父亲的照片到眼前这个俗气放纵的地方,自己似乎被人拉远了一段距离,奥德丽觉得眼前的这一切是如此索然无味、毫无价值。人生中该有另外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那些寒冬里无法为孩子们负担足够食物和衣服的人……那些挤在贫民窟里无法拥有温暖家庭的人。就在此刻,她却和她的妹妹一起购买昂贵的时装,一件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整个大学期间的花费的礼服。

“你还好吗?”安娜贝尔正在试穿长裙。她看了一会奥



德丽，觉得她脸色发青。在把眼前的这一切和脑中所想的加以对照后，她确实感到不舒服。

“我很好，只是觉得有些热。”

两个店员马上去倒水，一边低声议论着：“你瞧她有多妒忌自己妹妹的美貌……真是虚情假意……她就是那个老处女……”

奥德丽听不到谈话的内容，但类似的话她已经听得够多了。她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当晚，祖父没有准时到家，似乎有些特别，安娜贝尔却是一贯不守时。正是由于奥德丽处处为她安排妥当，她才会老是迟到，老是表现得不知所措。

“蜜月都安排好了吗？”婚礼是奥德丽唯一的话题。如果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她就会谈民主党的这次提名，但她清清楚楚哈考特关于女人和政治的论调。奥德丽想不起以前和他跳舞时他俩说了些什么，可能是关于音乐，他认为这也是愚蠢的吗？想到这里她有些想笑，但马上克制了。他开始大谈起这次蜜月旅行。他们准备乘火车到纽约，经艾尔到勒阿弗尔，再乘车去戛纳，然后是里埃维拉，最后到罗马和伦敦，然后乘船回家。这次大约历时两个月的蜜月，尽管和奥德丽原先设想的不同，但听上去非常美妙。她想去威尼斯，在那儿乘坐东方快车到伊斯坦布尔……想到这些，她的眼睛顿时显得闪亮有神。当祖父走进客厅，预备发火之际，奥德丽走过去示意他朝哈考特笑笑：“记得早晨我告诉过你哈考特今晚的来访吗？”

祖父眯起眼不满地看了看奥德丽。过一会儿，他才想起确有其事。“在你发表关于罗斯福的愚蠢的观点之前还是之后呢？”他显然有些不高兴，但不至于特别生气。说完之后，他就在哈考特诧异的目光下大笑起来。



“是不是很不幸,先生?”

“那也谈不上该下地狱。胡佛肯定会再次当选的。”

“我也希望如此。”

又是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分子,奥德丽觉得令人作呕。

“一旦他当选,就等于从此毁了这个国家。”奥德丽说。

“别再讲述你的那套理论了。”他大叫一声。

安娜贝尔在这时走进客厅,使他不得已失去了他的听众。身穿一件淡蓝色波纹丝绸衣服的安娜贝尔看上去像一幅画,她是如此的出众,蓝色的大眼睛,超群的美貌,一头耀眼的金色头发。这就是哈考特大吃一惊,并且长时间被她吸引的原因了。哈考特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好久后,才不满意地斜了一眼奥德丽,然后朝餐厅走去。

“但愿你不至于太崇拜罗斯福。”

“事实上我非常崇拜他。现在是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年头,而这正是胡佛一手造成的。”她说这话时带着一股令人难以反驳的平静和肯定。

安娜贝尔把手插进哈考特的臂弯里,并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她:

“今晚别再谈论政治了,好吗?”那双孩子似纯真的蓝眼睛令人心软。

哈考特拍了拍她的手:“当然可以。”

奥德丽不由地笑了,祖父的眼睛也闪烁着光芒。如果奥德丽到俱乐部听听那些共和党人的谈话,她准会吓昏的,但那里至少会让她觉得男人的谈话比女人的谈话有意思得多。她常和男人交谈,只有哈考特从不和女人谈论严肃的话题。安娜贝尔整晚都有说有笑的,尽讲些奥德丽认为无聊的话。

哈考特一走,安娜贝尔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奔上楼。